

周华军 著

十年追踪



文匯出版社

周华军 著

十年追踪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游踪 / 周华军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496-0213-1

I. ①十… II. ①十…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177 号

十年游踪

作 者 / 周华军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张君益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
印 张 / 10.75

ISBN 978-7-5496-0213-1
定 价 / 28.00 元

在深山里，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

小瞎子正跌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想那么等死……

终于小瞎子说话了：“干嘛咱们是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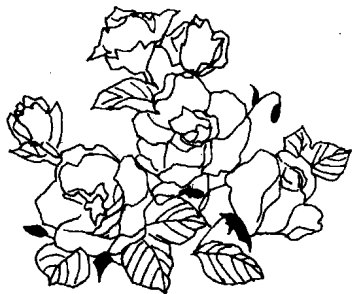
“就因为咱们是瞎子。”老瞎子回答。

终于小瞎子又说：“我想睁开眼看看，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

哪怕就看一回。“你真那么想吗？”

“真想，真想——”

——史铁生《命若琴弦》



周华军的腔调

夏英勇

游记一类的文字这些年颇有风靡之势,甚至有了更时尚的说法,叫行走文学。若稍加梳理,便可以发现这中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们写的。作家们当然也喜欢旅游,但“游”的目的是为了“记”。“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一边消魂一边就想着文章的谋篇布局。他们的游记大都经营得不错,满腹经纶,遍地珠玑。但有时也难免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或故作高深地掉书袋、洒狗血。另一种是游客写的。这些人天性好游,追求一种旅游过程中的自由与放达。但他们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游过以后信笔为记,目的也不是要在文坛上插一脚,而是为了留下一份生命的记忆。既然是信笔为之,笔下也就不那么讲究,所谓兴之所至,玩玩而已。但也有一不留神就玩大了的,例如《徐霞客游记》。徐霞客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名声就是由一部游记带来的。这恰恰证明,真正的好东西往往不是刻意经营的结果,反倒是玩出来的。

、周华军无疑属于第二种情况,现在,他玩出了一本《十年游踪》。

说文章写得不好,往往讥之为“流水账”。其实流水账也有写得很

精彩的,你看《徐霞客游记》,煌煌 80 余万字,通篇都是流水账。周华军的游记也大都取流水账的写法,但其中的叙述、描写、交代、抒怀皆张弛有度,文笔亦如行云流水,赏心悦目,既有天马行空的大视野,又有看似随意却颇见匠心的精微刻画。更难得的是自由抒写中的率性与真诚,相比于时下那些拿腔做调的伪叙述,显示了某种精神气质上的高贵与执著。

例如他写乌镇:“乌镇的美,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字——‘乌’……这灰暗深沉的氛围在许多旁人看来不畅,但江南水乡就是这种酹酹浓浓的味道,乌镇则尤其突出——镇如其名,一片乌色,道不尽的历史沧桑。”这是一种色调。

他写沙坡头:“雕塑身后的黄河滚滚东去,流经沙坡头时猛然一拐,如腾飞的蛟龙蜿蜒翻滚,将大地划了几个巨大的圆弧。岸旁沙丘上绿树连绵,一路追逐黄河而去。……此时天高云淡,沙坡头大漠壮观,黄河水烟波浩淼,一派塞外美景。”这是一种气势。

他写银川:“贺兰山如父,黄河如母,银川则似一支如意,呈长条形横亘在贺兰山和黄河之间,依仗着父亲伟岸身躯的遮挡和母亲温柔怀抱的哺育,成就了河套平原的丰饶。”这是一种情怀。

他写剑门:“向右一拐,车子便行进在山间了,远远望见剑门,却也不急着赶去一看究竟,且停且走,在山涧上的石桥边走一走,到山背后的古寺边逛一逛……”这是一种语感,“且停且走”四字尤妙。

这些都是大处作笔。再看:

他写沙溪古镇,先写“一路上我曾在头脑中将它细细地想了一遍,那情形就像一个男子相亲前揣想未见面的女子一般,有些兴奋,有些不安”。这样的比喻已经有点出彩了。及至进了古镇,在寻常巷陌中看到的则是:“穿着朴素的少妇抱着牙牙学语的幼儿,无所事事地走门串户……有几户人家传出炒菜的锅碗瓢盆声,菜香阵阵袭来,渐渐地弥漫

到整个小巷……耳边不时刮进来一两句苏州评弹,那吴依软语,让你听得浑身舒坦……”再写老街上的矮脚楼,“在那些墙壁上,有模糊的革命语灵,有解放前的老字号,真实的陈旧气息,让人有种浓浓的怀旧情结。”这样一路看过来,又很自然地想到同为古镇且眼下正大红大紫的周庄,两相比量,高下立见:“周庄是媚俗的交际花,而沙溪则是未经雕琢的纯洁的处子”,充满了对商业旅游的排斥和对原汁原味的文化古镇的眷恋。

周华军是个资深驴友,他从来不屑于跟着旅行社在导游的杏黄旗下走花观花,而是自己开着车天南海北地闯荡。看他的游记,我们也和他一起体验着旅途中的种种经历:车祸、疲劳、奇遇、趣事、沙尘暴……也跟着他破解各种文化谜语:关于青海“花儿”和宁夏“花儿”的异同;关于“尕”字的诠释;关于永乐宫壁画中诸神头戴十二旒冕、十一旒冕及十旒冕的缘由;关于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东迁,繁衍为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回族)的历史;关于“胭脂峡”与“阎氏峡”抑或“焉支峡”的析疑;关于杨柳青年画与桃花坞年画、朱仙镇年画艺术风格的比较;关于“天子驾六”与“驾四”学术争论的追溯。车过阵仓,便想到当年楚汉争雄时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典故。听那个汉语蹩脚的越南导游喜欢用“这个那个”的口头禅,便想到国内那些芝麻官们的腔调,并且认为如果此君到中国作报告会“更像个领导”。在青海互助一家偏僻的小饭馆里,所有的“特色菜”全是土豆,便有了“千万别把自己也吃成个土豆样”的调侃。生活中的周华军并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大家都说他有点“闷”,不声不响,你说了笑话他也坚决不笑。可是在他的游记中,却处处充满了机智、情趣,还有那种源自渊博的历史知识的哲理。都说文如其人,但周华军其人沉默寡言,其文却华彩纷呈。

旅游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尽管有时会很辛苦。但在《十年游踪》里,我们亦不时听到作者发自心灵深处的叹息,无论是面对着胭脂峡中的

贫困儿童、泰山石级上的挑山工、长年难归的打工仔，还是日月山下由于过度放牧和挖掘虫草而凋敝的草原，这样的叹息都让我们在愉快的阅读中感到一份苦涩和沉重，并且由此而想得更多。天然的抒情气质与现实的忧患意识的结合，使这本游记有了不同于一般的风花雪月之作的份量。在这里，我不能不说到对一部伟大作品的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它就是吾乡先贤徐霞客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的文笔固然相当优美，但美文所记，只见山光水色、幽穴奇峰，却不见少许关于社会问题和民生冷暖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我也因此一直不认为徐氏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因为文学不仅是一种语言技巧，更在于它内在的情怀与风骨，在于对社会和人生的叩问。这样评论徐霞客可能有点大不敬，也可能会引起乡党的忿懑，那就不说也罢。

在《风雨太湖》一文中，周华军这样写太湖：“湖面仿佛一张巨大的绸缎，轻薄的一层。不知是不是那位戏水的哪吒玩得兴起，抓住绸缎的一角用力扯动，竟扯出万千气象来。”把水面比作绸缎的甚多，算不上有多好，但好就好在后面扯动出的“万千气象”。《十年游踪》的书名虽然并不惊艳，但你只要轻轻掀开书页，也是可以领略其中的“万千气象”的。

是为序。

（作者系原江阴市作家协会主席）

行者华军

陶 青

在我的朋友中，华军算得上是极有特色的，他酷好旅游——古人云：人无痴不可与交——如今，我的这位雅爱旅游的好友将其十年游历付梓成册。蒙其抬爱，嘱我为其专著缀文作序。实话说，华军出书，作为朋友，我们除了高兴就是兴奋。但要我作序，我却更多地觉得惭愧：自己既无专集问世，更无著作等身，实在是没有资格在此饶舌的，可华军却说，撰写此序非我莫属，一则因为相交甚欢相知甚深，再则于旅游而言，我们俩可称是真正的同道中人。华军是诚挚直率之人，既如此说，再推就不甚厚道，那就勉为其难说上几句，恭敬不如从命嘛。

屈指算来认识华军已经 13 年了，那是一个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华军那时在一家综合性酒店当财务科长。四月江城林花谢，空气中开始浮动起馥郁的香樟花的幽香；酒店院子的草坪上，一架洁白的蔷薇花开得正闹，玲珑的花朵似飞帘溅玉，又如絮云逸空，那热烈奔放的恣肆之态及沁人心脾的淡淡花香，直把人醉入了春天的温柔之乡。恰在此时，一位年轻人讪讪地走进了酒店老总程继贤那间绿韵匝地的办公室——继贤是我二十多年的莫逆好友——他于是向我介绍道：“这是周

华军,周华健的弟弟,也是文化人,英语比你厉害!”一番略带调侃的介绍过后,那位叫周华军的年轻人却并不与我寒暄客套,只静静地笑,默然中稍显羞涩,但也从容淡定。自那之后,我与华军便不咸不淡地交往起来,日子一久,感觉这华军竟似坛陈年佳酿似的,通体上下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醇厚的味道。

华军毕业于苏州大学,所学专业乃金融财税。毕业后即分配进了税务部门工作,可此君在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之余,却偏好诗词歌赋,他于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至今仍坚持常年订阅《当代》文学丛刊。华军博览群书但并不出口成章,他属于典型的内敛型性格,坚毅沉静,寡言稳健,大多数场合及大部分时间,他总是幽幽地沉默着,有时甚至可以在热闹的场合中几小时不说一句话,只独自沉浸于他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里,那里断垣残壁,姹紫嫣红,那里长河落日圆,江清月近人,那里哥哥走西口,妹妹绣荷包……华军不善言辞,几近木讷,故此有些初识华军的人便认准他肯定是个无趣之人,但我的感觉却与此相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张口说话时,心中便觉空洞,而当我闭上嘴巴时,内心却是无比充实,以此打量华军,我觉得他恰恰是位拥有丰富内心的通达之人,其精神世界既敏感细腻又博大雄浑。也许从更高层次及更深内涵上来讲,华军是情趣盎然的,这情趣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风趣,诙谐幽默,以及机趣广博、口吐莲花等,这是另一种情趣,这情趣立意更深、境界更大,于华军而言,其核心内容及典型意象便是旅游。

从哲学意义上讲,人都是喜新厌旧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人总是腻歪自己住久了的地方而向往到别人居住的地方游玩;而别人呢,也正厌倦了自己居住的地方而向往到你居住的地方游玩,于是旅游应运而生。当然,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产业战略及利益诉求,一般人所谓的旅游往往表现为一种反文化的盲动及无序的随大流式的从众冲动,他们

急功近利，只图目的不求过程，一大群人急吼吼地跟着一个叫导游的人胡乱转悠着，小喇叭响到哪里，小旗帜举到哪里，这群人便会如影随形涌到哪里。“转一圈、拍一照、打一局、吃一顿、睡一觉”，全然不讲究旅游质量，根本不顾及内心感受，只问收获，不管耕耘，如此“到此一游”式旅游，除了以时间换取了快餐式的完成外出任务以外，又有哪点体现了旅游的深刻真谛和独特内涵呢？

扯远了，还是继续谈谈华军吧！

正是在这种产业化模式主导下的泛旅游背景下，华军的旅游便具备了经典的文本导向价值，它凸现了别样的文化意义。在华军看来，旅游不但是他的生活方式，更是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及全新的生命升华。这其实也是我的价值观，因此，我们会在第一缕春风拂上眉梢的时候，驱车前往超山凝视寒梅吐蕊，秋日朗照下，我们又会在赛里木湖水的荡漾声中策马追赶雄鹰的翅膀；偷得浮生半日闲，即使只有几小时时间，我们也会于苏州西山千年古樟树巨大的浓荫下品茗闲聊，远眺太湖风帆在水天一色中渐渐归航。当然，在华军的十年游历生涯中，类似浅吟低唱式的出行只能算是雪泥鸿爪，它犹如小夜曲和小品文，份量终归是不足的。

圈内朋友都知道华军有个雅号叫子路——这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中的一员——在孔子周游历国期间，子路主要负责为老师策赶马车。子路是孔子的专职驾驶员，而每次我们几个要好朋友一道壮游，基本上全是由华军独自一人掌握方向盘，我们固然谁也不敢妄称孔子，而华军，却是活脱脱一个当代子路。

“子路”华军驾车出游的毅力、耐力及质量水平，自然是远远超过子路的。当年孔子西行不过秦，南行不过吴，子路只是开着孔子的“春秋”宝马跟随老师踟蹰于郑鲁陈蔡之间，而华军却实实在在驾车翻越了祁连山、贺兰山、岷山、秦巴大山、六盘山、太行山、大别山、黄山、雁荡山、

武夷山、哀牢山、神农架、罗霄山等大大小小数十座山系。我没有认真计算过,如果把这些蜿蜒悬挂于崇山峻岭间的盘山公路连接起来,会是一个怎样惊人的数据,也不知道可以绕上中国几大圈。华军的驾车技能及水平,确乎颇有些神功天赋的意思,也不知为什么,只要手一摸方向盘,脚一踩离合器,华军整个人就跟服用了兴奋剂似的,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踩离合,加油门,点刹车,打方向,开起来来一气呵成,极其流畅,宝马雕车在其魔术师般的操纵之下,疾如闪电,稳如泰山,快于其必须得快,慢于其不得不慢,尤其驾车驰骋于莽莽大山及密密丛林之际,华军则更是神态从容,姿态潇洒,放眼望去,人与车是那么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此时你极目四野,只觉天地一体,山水一色,再视车内,但见三两知己,早已身心俱谐,物我两忘,正怔然间,再度远眺,轻车已过万重山矣!

华军热爱自然,崇尚文化,旅游之于他,就是深入骨髓的兴趣爱好,旅游是他的精神密码,也是他的文化血液,更是他的心灵家园,无法想象,如果缺失了人文及山水的滋润,华军最终会是一付甚么模样,不过有一点朋友们是知道的,别管平日里华军是如何惜话如金,只要一谈到旅游,准保他两眼放光,神采飞扬,此时他胸中的山水似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对于旅游,华军确实是进入了化境的。

每年到了“五一”、“十一”黄金周,热爱旅游的同仁便陷入两难的境地:不出游吧,眼睁睁看着宝贵的假期从身边悄悄溜走,心中实是不忍;出门乐呵乐呵吧,但凡有点名气的旅游之处无不人满为患,去哪都是人挤人,哪是什么人玩景啊,分明就是景玩人嘛,此种旅游只怕心没散成,反倒白白地给自己添了道堵,每到此时,华军便显示了高超的旅游学养及渊博的旅游学识。华军游历广远,素有活地图之称,那年“五一”,他逆向思维,倡议前往太行山区游玩,一行三人于是风驰电掣,8小时后到了河南安阳,红旗渠水绕太行,殷墟甲骨美名扬,袁林一脉任

凭吊,及至驱车穿过坡度 45 度的崖壁隧道进入绝壁山村郭亮时,三个人无不被眼前的壮丽山景及绝地人文感动得涕泪连连!

华军就是这样一位醉心旅游的“行者”——他曾戏说过:一年不出门,便觉面目可憎,形貌猥琐——“十年磨一剑”,就在华军年届不惑之际,他的旅游专著《十年游踪》即将与我们见面了,在此我要深深地祝贺他。

华军曾在几年前的一次广西之行时无意间闯入了灵川县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村中黄发垂髫皆是宋代周敦颐的后人,华军自报家门,并云自己祖上是从湖南迁去的,村人闻言赶紧小心翼翼捧出祖传家谱翻看,见其上果真赫然记载有一支迁往了江苏江阴。华军无意间寻到了自己的祖根,大喜过望,回家后即倡议续修家乘。不久前,华军告诉我说他家族谱续修工作已经启动,他准备镌上一方印章,叫做“濂溪之后”,我说还不够,应该同时再治一印,上刻“当代霞客”四字,沉默的华军于是大笑。

(作者系《江阴广电周刊》总编、江阴市文联理事)

目 录

1 / 周华军的腔调

夏建勇

1 / 行者华军

陶 青

1 / 乌镇的感觉

4 / 沙溪访古

8 / 登泰山记

13 / 漓江纪行

18 / 纵情西部

18 / 江阴——镇江——宝鸡

20 / 宝鸡——天水——兰州——

西宁

28 / 西宁——青海湖——互助

38 / 互助——兴仁——中卫

44 / 中卫——青铜峡——银川

51 / 银川——六盘山——固原

59 / 固原——平凉——渭南

69 / 渭南——洛阳——江阴

73 / 章丘留痕

75 / 文思泉涌百脉泉

78 / 黑陶文明城子崖

81 / 粉荷青苇白云湖

85 / 苍颜静默朱家峪

89 / 川西北十二日行

89 / 第一天：在路上

90 / 第二天：前往汉中

- 94 / 第三天：穿越剑门蜀道
- 95 / 第四天：三星堆和大熊猫繁育中心
- 98 / 第五天：从都江堰到卧龙
- 100 / 第六天：走过米亚罗
- 102 / 第七天：大草原
- 105 / 第八天：一路高歌向九寨
- 107 / 第九天：九寨的水
- 110 / 第十天：路经黄龙
- 112 / 第十一天：翻越秦岭奔河南
- 114 / 第十二天：归家、结束语
- 115 / 补记：我曾到过地震重灾区
- 117 / 越南第一眼
- 117 / 引子：越南越南，越走越南
- 118 / 越南导游讲越南
- 121 / 越南首都，走马观花
- 123 / 中越边境，不尽恩怨
- 125 / 走进下龙，尘封记忆
- 128 / 天平范氏家风
- 131 / 游走粤南
- 131 / 从江阴到深圳
- 134 / 从深圳到开平
- 140 / 从开平到珠海
- 147 / 人在珠海
- 153 / 从珠海到广州
- 159 / 从广州到江阴
- 162 / 山东肥城的“文化之旅”
- 168 / 枫泾水乡的如水生活
- 174 / 行走南太行
- 174 / 写在前面：太行魂魄的诱惑
- 176 / 岳飞庙：人间正气坦荡荡
- 178 / 殷墟：在历史之间穿越
- 181 / 袁林：不可捉摸的历史
- 183 / 红旗渠：一个年代的奇迹
- 186 / 石板岩：山水之间有大美
- 188 / 郭亮村：绝壁上的传奇
- 191 / 会逃寨：天梯盘盘多艰难
- 194 / 行车苏北
- 199 / 穹窿山迎春
- 205 / 人在那片海
- 208 / 大别体验
- 208 / 茶铺村即景
- 211 / 大别山之夜
- 213 / 穿行天堂寨

- 218 / 西山随笔
- 218 / 杨梅熟了
- 219 / 遥想当年明月
- 221 / 幽幽古巷
- 223 / 风雨太湖
- 225 / 我的渤海湾
- 225 / 我的行程
- 227 / 吴桥艺人竞风流
- 229 / 御河侧畔杨柳青
- 232 / 屏障锁钥连山海
- 234 / 大连风情何处是
- 237 / 大海的不同表情
- 240 / 蓬莱之北有仙山
- 244 / 惊艳
- 245 / 前往桂林, 夜空
- 246 / 城市光影
- 249 / 景, 一路伴随
- 251 / 心, 并不孤独
- 255 / 只为那一地的金黄
- 258 / 一片文化滋养的沃土
- 259 / 虢国的前世今生
- 263 / 画笔绘就的辉煌永乐宫
- 270 / 在晋南土地上行走
- 276 / 废墟边的遐想
- 281 / 寺院与爱情
- 285 / 未敢更上一层楼
- 290 / 一个将军的身后光环
- 296 / 坐拥华夏第一城
- 301 / 晋博园的半天时光
- 306 / 陈廷敬的为官之道
- 310 / 黄河: 母亲的守望
- 316 / 锡崖沟的朴素生活
- 323 / 后记

乌镇的感觉

说起乌镇，乌镇的感觉很快就回来了。

乌镇的美，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字——“乌”；我游遍了江南的六大古镇，相比之下，她又凭空地少了些喧闹，少了些凌乱，少了些模仿，少了些无奈。她只是“乌”的镇；仅一个“乌”字就把握了乌镇的整体色调，这灰暗深沉的氛围也许在旁人看来不畅，但江南水乡就是这种酽酽的浓浓的味道。乌镇则尤其突出——镇如其名，一片乌色，道不尽的历史沧桑。

江南的三月多雨。沐着飘忽的雨丝，我与友人贤、青、斌徜徉在乌镇的记忆中。

与所有的江南小镇一样，乌镇也少不了码头浆房，药铺饼店，酒楼茶馆，小桥驳岸。这次是老天爷格外垂青，把原本就仪态万千的乌镇扮得更加烟笼雾罩，扑朔迷离，记忆中的小桥流水人家增添了许多梦幻的色彩，三三两两的小木船横七竖八地横在飘渺的水巷里，一如我们在传统中国水墨画中见到的一样。此情此景，在多情的我们看来，忍不住便要诗兴大发了。

说起来乌镇很有历史，很古老。据说六千年前已有先民繁衍生息，